

清儒學案 (十)

徐世昌 主纂

清儒學案
徐世昌

新學
大系
清儒學案
徐世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清儒學案

徐世昌 主纂

(十)

知識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清儒學案 / (清) 徐世昌主纂. —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198-589-3

I. 清... II. 徐... III. 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清代 IV. 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20560 號

清儒學案 第十冊 Qingruxuean

主 纂: 徐世昌

責任編輯: 蔡虹

出版發行: 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 <http://www.cnipr.com>
電 話: 010-82000860 轉 8324
印 刷: 知識產權出版社電子制印中心
開 本: 850mm×1168mm 1/16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字 數: 691 千字

ISBN 7-80198-589-3/K·006

郵 編: 100088
郵 箱: caihongbj@163.com
傳 真: 010-82000860-8129
經 銷: 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 24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全套共十冊) 定 價: 1500.00 圓

如有印裝品質問題, 本社負責調換。

《清儒學案》出版前言

清代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進入民國以後，為清代學術做總結者，不乏其人。梁啟超於民國年間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後多次刊行，治清代歷史者，幾乎家置一編。徐世昌組織編纂的《清儒學案》雖亦為同期重要著作，但由於卷帙浩繁，印次印數較少，今日書肆已難覓其蹤。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五，號菊存，一號菊人，晚號弢齋、水竹邨人、石門山人、退耕老人、弢齋主人、東海居士，籍貫天津。其前大半生生活在清代。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翰林院編修兼任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清末，曾在天津小站協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後任軍機處大臣、政務處大臣、會辦練兵處大臣、巡警部尚書、兵部尚書、民政部尚書、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實錄館正總裁、內閣大學士、責任內閣協理大臣等職。民國三年（1914），任國務卿。七年（1918），由安福國會推為總統。十一年（1922）下野。之後，息影津門，潛心著述，刊有《歸雲樓硯譜》、《書髓樓書目》、《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簃詩匯》、《水竹邨人集》、《退耕堂集》、《歸雲樓集》等二十餘種。

《清儒學案》為徐世昌晚年主纂，始於民國十七年（1928），迄於二十七年（1938），歷時逾十年。十七年，徐世昌召集舊學耆好，擬定《清儒學案目錄》，然後交由京城同仁預修。次年一月，《清儒學案概略》稿成，徐氏親自審定。自此，各卷初稿次第送至，徐世昌按日續閱，其間凡有商榷、批答，即通過函件往還，交流看法。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徐世昌已屆八十，他不顧年高，加緊批閱，乃至為閱稿而閉門謝客；同時，為早日成書，閱定即送京城付梓，二十七年，徐世昌將《清儒學案序》重新加以厘定，全書遂告完竣。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纂修者多在京城，為方便起見，京中事宜多由夏孫桐主持。夏孫桐小徐世昌兩歲，字閏枝，號悔生，晚號閏庵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清朝末年，曾任湖州知府等職。民國初年，入清史館，預修《清史稿》。後曾佐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民國十七年，再應徐世昌之邀，佐修《清儒學案》。夏氏不僅擬具凡例，商定體例、案名，而且總成京中纂修諸事，於學案編修其功甚大。纂修者除夏孫桐外，知名者還有金兆蕃（韻孫）、王式通（書衡）、朱彭壽（小汀）、閔爾昌（葆之）、沉兆奎（羹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齋）、陶洙（心如）、張爾田（孟劬）等。

至於徐世昌纂修《清儒學案》的原因，其序言開宗明義，已道原委。結合歷史可知，徐世昌雖已下野賦閑，但自居“民國元老”，仍以匡濟天下為己任。而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則與他“晚清遺老”文化情結相違背，令他憂心如焚。“仁義乃為治國本，儒道自是立身基。”他倡修《清儒學案》，正是有感於“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狂瀾既倒”的現狀，力圖通過修道設教，復興儒學，用儒家的道德教化來正本清源，挽回世道人心，阻止西方文化的傳播，進而實現“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和“崇儒重道，遐邇同風”的儒家理想。

有人稱，《清儒學案》是最後一部大型傳統學案體史書。《清儒學案》凡二百零八卷。涉

及人物眾多，編次以案主生年為次，分正案、附案、諸儒三類。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儒六十八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內容括及經學、理學、史學、文學、天文、曆算、地理、音韻、訓詁、金石、校讎等學術門類。時間跨度，自清初至清末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約分為清初至康熙、乾嘉、道鹹以降三大時期。全書以“崇儒重道”的道統史觀為宗旨，以漢學與宋學以及程朱與陸王學派的關係為主線，就清代學術進行了總結。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部較為系統、完整的清代學術通史。它為後人較全面地認識清代學術源流、查證清代學者事蹟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保存了大量文獻資料。當然，此書亦不乏其缺點，如對清代今文經學的評價有失客觀，對晚清新學家不予收錄等。

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案體史書約興起於南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被認為是開風氣之作。明代學者耿定向、劉元卿作《陸楊學案》、《諸儒學案》，明確標槩“學案”之名。清代前期，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全祖望繼黃氏父子成《宋元學案》，至此，學案體史籍體例大體完備。道光年間唐鑒作《國朝學案小識》，光緒年間黃嗣東編《道學淵源錄》，其內容完整性，體例嚴謹性，以及學術價值，均遜色於《清儒學案》。雖然，後來以學案體編史者仍有其人，著名者如錢穆撰《清儒學案》（因戰亂而遺失）、楊向奎撰《清儒學案新編》，但就其編纂思想、史學方法論而言，已非舊體史學，而當屬於新史學的範疇了。作為道學中人編修的大型史書，《清儒學案》自有其歷史價值。該書的影印出版必將為清代民國學術研究提供極大方便。

張昭軍

2006年9月於京城紅山書房

古愚學案

清季士夫惘於內憂外患知非僅治考據詞章者所能挽救乃思以經世厲天下古愚講學關中本諸良知導之經術欲使官吏兵農工商各明其學以捍國家自謂今日講學宜粗淺不宜精深可見其宗旨已述古愚學案

劉先生光黃

劉光黃字煥唐號古愚咸陽人幼孤貧弱冠避寇禮泉興平開爲人磨麥鬻餅餌求食而讀書不倦亂定補諸生舉光緒乙亥鄉試赴春官不第乃退居教授數十年終其身先交咸陽李寅長安柏景偉究心漢宋儒者之說尤取陽明本諸良知者歸於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一

經世務通經致用灌輸新學新法新器以救之以此爲學亦以此爲教厯主涇陽涇干味經崇實諸書院其法分課編日程躬與切摩門弟子千數百人成就者眾關中學風廓然一變復初義塾於咸陽醴泉扶風導之科學餘則練槍械寓兵謀以風列縣募鉅金二十萬謀汽機開織業以興民利舉經濟特科不赴陝甘總督奏請赴蘭州主大學教事先生以邊地同漢之爭繫大局安危欲假學術漸摩開其塞陋弭隱患未幾病卒年六十一所成書數十種取便學者非以自名頗散佚弟子王典章次第搜刊曰立政臆解一卷學記臆解一卷大學古義一卷孝經本義一卷論語時習錄五卷孟子性善備萬物圖說一卷管子小匡篇節評一卷荀子議兵篇節評一卷史記貨殖列傳注一卷史記太史公自序注一卷前漢書食貨志注一卷前漢書藝

文志注一卷古詩十九首注一卷陶淵明閑情賦注一卷改設學堂私議一卷濠塹私議一卷團練私議一卷尙書微一卷修齊直指評一卷陝甘味經書院志一卷養蠶歌括一卷國債罪言一卷煙霞草堂文詩集十卷

參陳三立撰傳 陳澧然撰墓表 陝西續通志

有子章

上章言學未言所學何事此章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則學之本末備焉蓋受於孔子者故次於學而後也夫子承堯舜之統以事言爲孝弟以心言爲忠恕孔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道一也堯舜見於事夫子存於心也約言之則在事在心皆謂之仁此章言不犯上作亂言君子言爲仁則從事上說聖人以學承堯舜之統以經世爲重非鄉曲小儒之學也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二

孝弟何以不犯上作亂孝弟良知良能與身俱來生而有者也知生之所自生則孝知與身所同生則弟推之乾父坤母吾之氣質心理無不稟於天地則凡與吾並生於天地間齒德位尊於我者皆吾之兄何至犯之齒德位卑於我者皆吾一家之人何忍亂之人人不犯上作亂天下太平矣夫顧諟天之明命如臨父母忠也視萬民之疾苦如對父兄恕也存心本也行事道也務本者乾父坤母胞與萬物也道生者愛親敬長綱紀萬事也仁卽仁民也親親而仁民故孝弟爲爲仁之本孔子爲學之道卽堯舜爲政之道也君子君國子民之人堯舜孔子所同稱者孝弟仁民皆性分之事堯舜之政無所加孔子之學無所損也

道國章

身修則可出而經世矣千乘之國者是時天下將爲戰國小國已難圖存戰爭之禍獨千乘之國受之也敬事則無因循廢弛之患信則無欺飾詐僞之行節用理財也食貨盈虛受以節制所謂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非僅宮府之節衣縮食也愛人君德也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一切經營皆秉此心非第煦煦之仁也使民以時則教養之全規使民因天時以自治其生業如夏小正所言是也禹盡力溝洫而夫子於夏得天時時即使民以時之時蓋自古治民以時爲重也然農時固宜使民急趨若冬民既入餘子亦在序室則教士之時也又工商執雞謂能趨時也則工商又重時處列國分疆之世而不使工商相時以治生則精華爲人所吸非敬信節用愛人之政也此

清儒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三

言使民故知時爲教養之時若農隙之時則用民非使民矣使民之時更有大焉者洪荒之時土惟敦樸農惟佃漁工惟網罟商則惟以天生之貨相市易至文明之時則當使士以禮樂詩書使農以耕耘使工以耒耜舟車使商以金錢粟布矣以此推之時之所迫大害大利所在民不知與知避皆賴君上使之以爲興避君所以爲民父母而以裁成輔相天地爲己責也時之在民者有終身之時如士之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四十強仕之類農之十六受二十五畝二十受百畝之田之類有一歲之時士則春誦夏絃農則春耕夏耘之類工商亦然上使之不惟不奪又須不違使民及時爲之否則過時爲之勞而無功矣士農工商皆然使民以時爲教養之全規此章最重此句國以民爲本上皆言

國政此獨及民也使民無一人一事失時此非心日周於閭閻如周公所稱無逸各君不能若使民不失時運之時則非有時習之學者不能故此句宜重看深看

此句乍閱之若甚淺者似無關人君身上事而春秋之君決不能爲以春秋之君未有重視民事以爲不可緩者也

此章以上皆言學此方遞入政學重時習政重民時孔子所以爲聖之時者也

吾十有五章

此章夫子自敘生平之學似於爲政無涉而載之爲政篇不入學而篇此必有故矣反復思之乃知載此章於此其義極爲精深宏也大聖人之學與年俱進時習之功爲之也既進之後其習必與舊異時異而習不得不異也一人之身範之以學十

清儒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四

年之間有何變更而學之所進不能仍執舊見也則時異而學即異矧爲政於天下十年之間其變必更多更大而能不法時習之學以爲政乎湯之日新又新文王之望道未見周公之仰思不合易言君子自強不息春秋張三世皆此義也此一義也學由十五以至七十無日不習乃爲聖功爲政必自始至終無日不修省乃爲王道易所謂久道化成必窮而變變而通通而始久也此一義也一人之學當如是則人人之學皆當如是聖人之學尙如是則常人之學更不得不如是後世有政無教農工商賈幼不讀書識字者無論矣即曾入幼學迨至自謀生業便棄其學豈知操生業之日正是實爲學之日聖人十五始志於學至三十而立此十五年中爲委吏爲乘田懿子與敬叔來學禮適周而反弟子稍益進是聖人爲吏爲師皆是爲學由

是適齊相魯周流列國無閒窮達無日不學則知古者爲政必舉一國之人胥納於學而終身焉乃可謂之王道觀漢書食貨志所敘及何休公羊春秋初稅畝注農夫終身有閭胥之師則凡六經謂爲王政者皆納一世之人於學而無日不學者也此又一義也夫矩者所以爲方之器一縱一橫之謂矩兩矩相合則爲方格事事物物之天則也十五成童則將出而應事接物志於學者矢以赴其天則也三十則能踐其則而不移四十則神明於天則矣五十則知天則之所從出矣六十則天則之自外見者無所扞格矣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天則之自內出者無不融也聖人現身說法正爲修己治人者示之則而豈自詡其學之純哉

古無終年兀坐靜室講誦虛文之學人自十五後皆當自治生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一

五

業四民之中農最多從事田野最難學而有閭胥鄰長教於鄉閭農官田畯帥於郊原無地非學而後三餘讀書講求大道自受田以至歸田日治生業日爲學故國無惰民而亦無游士農旣如是工商可知然則今日欲行王政非仿三代之法使一國之人無日不在學中不足爲王道也

人而無信章

爲政重禮以禮卽先王之大經大法也然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人不忠信禮皆虛文上下以虛文相通科條日繁政事胥墮於冥冥之中相沿旣久成爲風俗卽有願治之君亦不能遽使政更而大變其俗日焦勞爲政而無一政之可舉則以文法未改於其舊臣可以相沿之弊法自解君不能以祖宗所定之法咎其臣也因循廢弛凡先王良法美意之所在皆爲極弊虐民之

端而不敢議其非所謂流俗汚世非之無舉而刺之無從則皆無信之人所積而成也人事之須信猶大小車之有輓軌也無之卽無以行從古至今豈有無信可行之政哉夫子言此其慨深矣

春秋將爲戰國全恃詐力尙力則爲政不以德喜詐則行禮不以信卽是無禮此禍亂所以爲千古所未有而名爲戰國也各國爲政者皆無信其禍豈能專責秦人秦徙木尙能不欺其民此所以雖詐於六國而猶能滅六國也然則欲行政於天下必自無不信於其民始

夫子與子貢論政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曰民無信不立信者禮之幹無信則禮爲虛文以虛文與民相市無一事之能舉而國誰與立乎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一

六

無所爭章

禮者先王治天下之法也此篇多言先王立法之本意此章尤要天下之亂無不起於爭先王以禮治之禮以退讓爲文者也範天下以退讓之法必豫絕天下爭競之端射則助爭之器之最烈者也何不絕而去之而反重之爲禮而後世君子且不可不爭於此者何也曰先王能融天下爭競之心不能去天下爭競之力懼天下之爭競而去弓矢之射以弱之何異畏斯民之智而焚詩書之文以愚之秦皇把持斯民之私固早戾於先王制禮之本意矣故必爭於射化爭之所也爭以君子使人人無所爭也先王以禮讓持天下而不流於積弱其用意深遠非後人所及也

暴君之爲爭也莫烈於射仁君之止爭也亦莫大於射故射不

可去而先王以禮讓行之君子無所爭以禮讓爲國不與人爭也尤使人之不敢與我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以射爲行禮之具馳強盛之氣於禮文之中變力爭爲退讓而無積弱之失則天下可永承太平而列國可相安於無事矣故曰其爭也君子爭以息天下之爭君國子民之道其本源固如是也

甯武子章

嗚呼春秋而有戰國之禍也武者爲之平文者爲之平愚者爲之平智者爲之平無道時爲之平有道時爲之平春秋之時蓋無一邦爲有道然內變不作外患未興國家閒暇上下相安此正智者用文之時也而諸大夫則愚而甚武農困於野而不知恤士荒於學而不知修財已絕於國而私家之囊橐未盈也兵不練於伍而倡優之歌舞偏精也紀綱墮於冥漠之中刑賞悉

清儒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七

屬僭亂之舉其才智庸下原不能效奸雄之所爲而舉動輕狂反自詡爲霸王之偉略故政入其手則上凌弱主而強國之勢分外怒強鄰而小國之地盡中原鼎沸無國不亂此時則宜矢愚忠以救國奮武功以戡亂竭心力以圖之捐頂踵以赴之而卿大夫則又智而甚文積弊宜除知犯小人之忌而不能也君威宜振恐觸權奸之怒而不敢也冗員宜汰則畏游士之舌鋒民困宜蘇則懼強鄰之責賦左瞻右顧反覆思維身家之念重而吾君吾民皆可以度外置之隱忍依違以冀旦夕之安稍有雄傑者奮興於其閒以厚施得民以嚴刑厲俗以強戰侵鄰而有道時之愚而武者氣爲之靡無道時之智而文者心亦爲之歸矣此春秋所以成爲戰國戰國將入於秦則卿大夫不善用其智愚爲之夫子所以思念甯武子不置也甯武子邦有道則

智邦無道則愚也

然則春秋之末列邦卿大夫尙無甯武子其人乎若有之能使春秋不爲戰國乎曰能時勢無定者也春秋之末較武子時則爲無道較戰國時則爲有道於其有道者用武子之智保境息民善事鄰邦并吞之禍可以暫息於其無道者用武子之愚盡心竭力不避艱險以保其君以全其國如是則晉不分齊不篡陳蔡不亡魯衛宋鄭不弱燕秦楚越雖強其奈中國何哉夫武子之智原不能易無道爲有道使春秋之末復爲桓文之盛然其愚忠則能不速其國之亡而至誠所積強大爲戢其謀奸雄亦斂其迹故武子之智可及而愚不可及夫子所以思念不置者亦以其愚也

夫春秋之末知戰之禍而欲挽之者莫如我夫子思有所藉手

清儒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八

莫切於用魯次則用衛衛之君不如魯而大夫則多賢故夫子生平行道之兆有三季桓子衛靈公衛孝公於魯擇臣於衛擇君夫子用魯不終非桓子法其祖之三思謂不利於私家而惑乎若於衛則既得君矣而其卿無助孔子爲衛謀者如仲叔圉輩蓋皆能及武子之智而不能及其愚夫子所以屢至衛一無所展也故記此於文子三思後在陳思歸前見聖人不能用魯衛之故春秋入於戰國而無可挽回也

學記臆解序

嗚呼今日中國貧弱之禍誰爲之劃兵吏農工商於學外者爲之也以學爲士子專業講誦考論以驚于利祿之途而非修齊治平之事日用作習之爲故兵不學而驕吏不學而貪農不學而惰工不學而拙商不學而愚而奸欺舉一國爲富強之實者

而悉錮其心思蔽其耳目繫其手足俛俛惘惘泯泯莽莽以自支持于列強環伺之世而惟餘一士焉將使考古證今爲數百兆愚盲疲茶之人指示倡導求立於今世以自全其生無論士馳于利祿溺于詞章其愚盲疲茶與彼兵吏農工商五民者無異也卽異矣而以六分之一以代其六分之五之用此亦百不及之勢矣告之而不解令之而不從爲之而無效且弊遂生焉彼六分之一之士其奈此數百兆愚盲疲茶之民何哉然則興學無救于國之貧弱乎曰救國之貧弱孰有捷且大于興學者特興學以化民成俗爲主而非僅造士成材也風俗于人材猶江河之蛟龍也江河水積而蛟龍生風俗醇美而人材出焉無江河之水卽有蛟龍亦與魚鼈同枯于肆而安能顯興雲致雨以潤大千之靈哉故世界者人材之江河而學其水也化民成

俗則胥納士吏兵農工商于學厚積其水以待蛟龍之生也兵練于伍吏謹于衙農勤于野工巧于肆商智于市各精其業卽各爲富強之事而又有殊異之材挺然出于羣練羣謹羣勤羣巧羣智之中以率此練謹勤巧智之羣自立于今日之世界不惟不患貧弱而富強且莫中國若矣以地大物博民眾而質美白種之所以深忌我黃種者此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其終日憂勤惕厲者皆爲此事其曰勤民非君相一手一足代億兆人之手足而啟其心思也納民于學使皆爲有用之材以自治其業而已所謂化民成俗也故大學言治平曰明明德于天下政與教不分故士皆出于民而士訓曰事仕訓曰學九流十家之學皆出于古之官也桀紂幽厲不以德教民而以力制之數百年有政無教中國疲弊孔子欲起而救之布衣不得位陳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力不能及民僅與民之秀者講明之故言學不言政學不及兵吏農工商而專屬於士後世爲政之失非聖人言學之本義化民成俗之本義不明而造士育材之作用亦隘士曰困於記誦詞章民則困于愚盲疲茶國勢散渙阡陌屢受制于外人而無可如何嗚呼其所關豈淺鮮哉乙未歲馬關約成中國賠費二萬萬子傍徨涕泗無能爲計其臘幼子瑞駟之師解館予代督課時讀學記予閱一過舊書重讀新解特生蓋身世之悲有不能自己於言者強附經訓以告稚子故題曰臆解觀者若執古訓以繩予則予之戚滋深矣

文集

大學格致說

格物之說中庸至誠盡性章可爲補傳格物者卽物之形以求其性使歸有用也以形質言曰物以義理言曰性形是有物有則之物性卽有物有則之則俾物物順其則卽是盡性盡物性卽格也故格物者物必有性我不能盡求知其理實爲其事也物格者已知其理爲其事能盡性也誠者格之本也大學一篇皆是格物故傳從誠意說起也由己性以及人性物性格之序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也終及贊化育格之量也不至天地位萬物育不得爲天下平天下平卽明明德於天下盡物之性而物格也言物則實而紛言性則虛而要大學言物不言性欲人徵於實而實不能徧舉以天下國家該之故無專釋格物之傳中庸言性不言物欲人運以虛而虛究有實功故終及參贊之能格物能參贊化育者服牛乘馬鑠金凝土皆是也中國格物何嘗遺及一草一木然千古入患之興豈

一草一木之故乎抑以倫理之不存也故謂中國之衰由於空談性命而不實徵諸事物則是謂中國孔子所傳格物之說僅重倫理而遺萬物則非也日本仿行西法不遺餘力而其學校必先倫理吾嘗謂西人談理不如中國之精而精於治事西人大不以爲然貽書辨論則西人格物必先盡性明矣盡性不爲善去惡其道何由陽明以格物爲誠意之功夫者此也豈西人而棄身心性命之修此近人所謂西學不思不與而患中國之先亡也司馬溫公及陽明訓格物之異在格字不在物字溫公去私之說本於書之格其非心訓格爲去也陽明爲善去惡之說則仍朱子訓格爲至之義而意則異謂實致其知於物也蓋朱子訓格爲至之義於格物能通於物格則近不詞故陽明取溫公去私之說而益以爲善則欲和同於兩家之說也朱子格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三

至之說原本鄭氏是東漢訓詁之學語本於詩來格來享神之格思訓格爲至不知此處格物之格詩之有物有則乃其的解蓋泥文字以爲訓不證之以義理故見不及此也格其非心語出東晉梅賾偽造之古文尙書鄭氏所不及見不如格至之說屢見於詩書也漢儒重訓詁墨守古訓不求心得宋儒反之身心爲大有功於聖道不可以近日講學家之迂拘偏執並宋儒義理之學而非之也

格物之說當以身心國家天下爲大綱而仍依之爲定序舉凡天下之物有益於身心國家天下者無不精研其理實爲其事俾家國天下實獲其益則天生物以供人用者皆得顯其用是爲物格是爲盡物之性其贊化育處耒耜耨機舟車弓矢最要而西人聲光化電之學無不該其中矣西人驅使無情之水火

輪船鐵路電綫汽機照相傳聲真奪造化之奇然奪造化而參贊造化也若無益生人之用則爲奇技淫巧愈神異吾中國愈不可格故中國格物之學必須以倫理爲本能兼西人而無流弊也

行周禮必自鄉學始說

今人行周禮必先從鄉學起一村設一小學其師如閭胥視人家多寡立幼學其師如比長比長即如牌頭閭胥即如鄉約比長教十歲以下之童蒙兼管十家二十家之政令教化閭胥教十歲以上之童蒙兼管一村之政令教化積至一鄉必有市集則設鄉學其師如州長教十六歲以上之成童兼管一鄉之政令教化如今之總鄉約市集設幼學小學如鄉村教工商之童蒙兼管工商之政令教化由村而縣爲縣學其師爲今之縣令

清儒學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三

如古鄉師其治公事之所即教學之所小學之師二人一教書算講說一教體操舞蹈中學三師仿漢制三老嗇夫游徼之職三老主教化詞訟即教誦讀文學之事嗇夫主賦稅即管錢糧課農桑教童子農學動植物學之類游徼主盜賊即管工役團練教童子干戈射御之類鄉有市官工官山林川澤則有虞衡等官品秩則鄉學五師矣去知縣以下官而六房吏三班役均爲士民六房吏如周之府史漢之掾史今之生員也三班如周之胥徒漢之尉游徼求盜今之武生營兵也由縣以至于府則設大學及專門之學視其地之所宜如電化水火各學大學則講求政兵刑商務邊防之事大學之師即知府專門之學則各延其名家教兵者即將也講法律者即士師也講農桑以及工商各事即司農度支等官今之戶部工部通商大臣也皆在學

治事治事卽爲學然後統于省省之巡撫署卽爲國學其制度如府而較大之官民相見皆師弟之禮省府之官命自京師縣鄉之官卽用其縣之人而府不出省每歲各學詳註其所教之人德行道藝村上于閭閻上于鄉鄉上于縣縣上于府府上于省省上于京卽爲貢士無論有官職與否以爲議員及各部之官如是則將駕西國而上之可爲唐虞之盛矣唐虞三代之制皆是如此故大學在路寢之東序而周禮一書絕不言及鄉學言國學亦甚略無一語及教學之師教學之地惟師氏保氏居虎門之左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則王宮門塾之小學大樂正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語卽誦文詞樂舞卽習學武藝考之內則爲成童以前事則仍小學而非大學也觀大學一篇重在講論禮記文王世子大司寇論說在東序則路寢之東序國君

清儒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三

之朝堂卽爲大學也而州長之治事廳卽爲州序黨正之治事廳卽爲黨庠而閭胥比長之公所爲家塾可推矣治事卽是教學治事卽爲學惟童子性情不可不養道藝不可不習故周禮有小學教法無大學教法大學則天子及三公爲師專門之學則官卽其師也聽訟當別設官周禮有鄉士遂士統于司寇也治事卽爲學則學者無影響之見依稀之談不爲記誦詞章之習而真才出矣治事卽其學則三載考績課吏卽是課士而德行道藝皆實迹鄉舉里選之法可行不妨以射選之也孔子謂射不主皮爲古之道古者士皆治事其賢否上知之於平日臨時僅習禮文而不主于中不主于中者不釋獲也若專以射爲去取烏有不主皮哉天下之民皆受學天下之官民皆如師弟而天子則以天下之官民爲弟子民隱焉有不上達主澤焉有

不下究隔閡去而吏弊何自而生渙散萃而人心焉有不振以之理財財必裕以之治器器必良以之治兵兵必強故中國爲一人天下爲一家大同之運尙何敵國外患之足慮哉故孔子之學卽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政周禮雖經劉歆僞亂其大端則政教不分仕學一貫萬世行之而無弊可決然信者也

泰西機器必行於中國說

機器入中國天欲合五大洲爲一氣運之所趨不惟中國不能阻卽西人亦不能秘其術不令入中國也孔子繫易十三卦之制作黃帝堯舜時言窮變通久爲取諸乾坤不言所制何器而繼以舟車杵臼弧矢文字等項是黃帝以前無舟車等也自盤古以至神農外紀所云歲數雖不必盡信然亦必數千年之久無舟車則山川之隔不相往來可知也無重門擊柝弓矢則無

清儒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古

寇盜可知也無杵臼宮室棺槨則風俗儉樸可知也無書契文字則人心純厚不相詐虞可知也數千年之間渾穆相安設有告以黃帝堯舜以後之舟車弧矢文字等事其駭人聽聞與今之火礮火輪舟車電綫汽球等當無以異亦必訾爲奇技淫巧懼洩天地之精壞人心之樸力欲窒塞而不聽其行然而不能也數者誠便于日用民情之所樂風氣既開民爭趨焉聖人爲治不能強民以不便也且器之便利于用者雖極殘忍之爲聖人亦不能廢弓矢始于彈丸起于古孝子蚩尤作五兵蓋始易泥丸以鐵羽冒木槌以利刃不聞黃帝以泥丸木槌禦蚩尤之五兵也且不聞既擒蚩尤並其五兵而廢之也以泥丸木槌視五兵與以今弓矢刀矛視火礮何異三聖不能廢五兵而謂今能廢西洋之機器乎至於以機器製造尤便於民而謂人將淫

心舍力此尤不通之說也牛耕始於漢之趙過是漢以前耕者皆不用牛故周禮合耦論語耦而耕一牛足代十餘人之力以耦耕視牛耕與以機器視人工何異當以牛易耦之時不問民之淫心舍力豈易以機器而遂淫心舍力乎西洋之論機器也曰若干匹馬力則以機器製造亦以牛力代人力之類農用牛力農不淫心舍力工用機器之馬力工獨淫心舍力乎今西人數十國持其舟車火礮環伺中國中國人民雖眾而驅血肉之軀以當火礮仁者忍如此乎不忍而求勝之非機器不爲功則軍器不能用機器造也軍器殺人之器也其製造日用之器則生人之器也殺人之器欲效法而生人者乃不效法不亦顛倒乎且富如人之血氣充強則其筋骨壯也西人製造精工歲耗中國銀錢數千萬此如人有漏瘡日耗其氣血久將羸弱自斃而尙有筋力與人爭鬪者無是理也故欲效法西洋之製造軍器必先法西洋製造日用之器近日金生粟死中國之農勢已不敵工商安能敵外洋則工商困農愈困困卽易之所謂窮通變神化黃帝堯舜之神聖必不强存上古渾樸於三代之後也嘗論世運五百年而一變孟子論道統是也亦必五千年而

大變皇古至中天不知若干歲中天至今正五千餘年其大變之時乎機器雖創自外洋正如舟車等類易於通變神化取諸乾坤後不言何人取象其三僅言後世聖人蓋皆非黃帝堯舜所自創其不言聖人者或又凶人之所作如弧矢之作自蚩尤然則今外洋之機器其亦待我中國之黃帝堯舜通變神化以濟其窮而成垂裳之治乎嗚呼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舟車弧矢書契之作天欲合中國之九州爲一也火車電綫機器之作

天欲合地球之萬國爲一也天欲開之誰能違之西洋人固感于氣運之先而惟恐或後中國人乃欲怠于氣運之後而不思爭先其能焉否耶天意茫茫世事難料震旦古稱清淑之氣所鍾神靈首出未必不仍在中土起而收黃帝堯舜之功萃萬國之玉帛于塗山誅後至之防風氏爲兩開重新氣象願士人息心靜氣拭目待之

願命天球河圖解

天球者天文也河圖者地域也球何以爲天文之體圓以球象之寫其文於上故曰天文也河何以爲地域唐虞至周中國地勢據河兩岸圖河之曲折高下而中國疆域瞭然矣故曰地域也二者皆經天緯地之事政事之大端生民之切務或前代法物或本朝新製陳之西序皆謂之寶示珍重也然則有證乎曰有

請一證之帝典再證之周髀算經三證之禹貢四證之願命本文然後取注疏之說而破之乃知爲天文地域而無疑夫此天球卽帝典之璿璣玉衡也傳謂璿爲美玉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而強衡長八尺孔徑一寸則其器渾圓運轉如球也球爲圓形古經未言而算書多言之當必有本此一證也周髀言寫天以笠笠爲球形之半球則笠形之合也測算者貴適於用故寫於笠人目所見之半周也觀玩者貴識其真故製爲球天體自具之實形也周髀首載周公訪問商高是公于成王時必修麻法矣修麻必製器歷代皆然經以周髀名周圓周也髀股也算法以縱者爲股橫者爲句今之割圓入線多用正弦卽股也以周髀名書則周用渾天之術可知而測算止用其半故周髀之笠疇人所用正弦限於半周髀之義也願命之球人君所寶

天體實爲渾圓周之義也觀周髀名義知周測天必備半周全周兩器此又一證也舜察璿璣亦當卽位之初與康王正同識天形乃能知天心而敬天命于人君授受之際所關重矣故天球爲象天之器善則歸君周公所制作卽成王所制作心法手澤兼而有之可不於顧命陳之哉若河圖則周髀亦略言之矣商高言算術測量高深廣遠證以禹之行水必禹行水之述至周猶存迹非圖不顯冀州三面距河禹之時河患爲大中天至周中國文物皆濱河之區大江以南禹貢極略故圖河而中國之地域備矣古謂中國爲冀州者此也兩山之閒必有川兩川之閒必有山山包孕宏深而川則脈絡分明禹貢地勢以山川爲主山不易圖而川易圖故河圖爲地域之圖也舜時西王母獻益地圖史記言天子按古圖籍名河所出爲崑崙其卽河圖

之類與再以顧命證之顧命言玉五重琬琰分明二玉而孔疏誤合爲一不得不以天球補五玉之數豈知周人陳設均有次序上文云越玉五重陳寶明有非玉而以爲寶者則指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也赤刀大訓者文武之事也天球河圖者天地之事也其曰越者自來室適東西序必見五重之玉而過之乃陳寶也西序之陳自東向之坐南而北則先赤刀大訓之寶而宏璧琬琰之玉以次而北東序之陳自北而南則先大玉夷玉而天球河圖之寶以次而南以至西向之坐證之儀禮陳設序皆如是寶皆近坐玉皆在北則天球非玉而爲天文之器河圖不得不爲地域之書此證之本文而尤可信者也然則由漢至今諸儒不以天文地域釋天球河圖者何也曰漢儒重訓詁識緯球字之見於經者皆訓爲玉故據益稷禹貢釋球爲磬爲玉而

不顧天宇之不可解康成以玉色似天附會之則望文生義矣此拘於訓詁也河圖尤爲緯候家所祖述故據易論語之文釋河圖而不知其理之不可安何也文王演八卦矣武王訪洪範矣易謂聖人則河圖以畫卦不寶祖宗所演成之八卦而寶前代所則之河圖非存手澤之意也且後世以河圖洛書並言洛書武王親訪之箕子其戴九履一等數之圖周時必尙存何不與河圖並陳而以河圖與天球並列乎以此知河圖非龍馬旋毛一六二七等數之圖而必地域之圖也宋儒不拘訓詁而於名物多不深求不惑識緯而先天之學時方盛行故天球河圖之解沈晦至今今西人天文地域各學均極精深挾其圖象以倣我中國我中國驚爲西人創得之奇豈知皆我三千年以前之故物經訓不明有關於世教誠非細矣

與門人王含初論致良知書

陽明較白沙甘泉爲實靜中養出端倪此端倪爲何物隨處體認天理誰體認之且誰使之隨處便自家體認天理不得不歸之良知矣靜中養出端倪蓋因宋元至明以文詞取士朱子之學行而不暢別爲道學一派知守朱子家法者卽士人論不過千萬分之一其他無非以語言文字求聖人之道蓋皆知語言文字而不知有道矣故白沙欲人擺脫文字於靜中養出端倪蓋於詞章錮蔽之中欲人自見天則如樹木然既得真種子然後滋培灌溉發榮滋長自成佳木而無惡蔭非謂養出端倪便可不學也白沙明言端倪言養出則以是爲學之萌芽豈以靜養畢學之事哉至甘泉卽慮及世人不察第守靜中端倪而忘卽物窮理之功故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師說補出養出端倪以

後功夫非背棄師說別開一途自立一派也靜中養出之端倪似爲道之體隨處體認天理似求道之用在俗儒泥文字又必看爲兩極不惟不見爲相成且見爲相反故陽明出而力爲溝通之曰靜中養出之端倪何也即吾心中惺惺不昧之天理也其隨處能體認天理者何也即吾心中時時自出之端倪也其體清明精粹故屬之知具於吾生之初而爲道之大原不爲氣質物欲所蔽錮故曰良知之事事物物無處不有無時不見則一身之大用又該焉故須致是白沙甘泉之說陽明以三字該之而天人內外本末精粗一理融貫其簡易直捷爲何如哉不惟能該白沙甘泉也主靜之說出於周子程子見人靜坐便歎爲好學天理二字是程子自家悟的程子又易周子主靜爲主敬則甘泉之於白沙正如程子之於濂溪也朱子謹守主敬窮

理之旨不敢稍失是時程學孤行信從者少僅其弟子私相授受故無流弊苟有信從主敬窮理之說而以之爲學則皆聖人之徒故朱子一意表章程學而不別啟程途正不暇別啟程途又適有金谿之說別立一幟此時重外輕內之弊未形陸子之說未免發之過早故朱子力與之辨而拒之至理宗表章道學學禁大開由元至明朝廷取士均主程朱之說程朱之學可謂大行矣其時實爲程朱之學者幾人蓋寥落可數矣豈非主敬不窺其源則拘而難久窮理不窺其源則泛而無歸其淺嘗者又致飾於文貌比附於語言而大道乃日隱矣於是白沙出而指示入手之法使人先認本體甘泉又使證之物物陽明會合二家之說括以致良知三字單傳直指一針見血使學人聞言立悟有所執持以循循於學問之途故自陽明之說出海內學

人竊起名儒輩出蓋自周程創興儒教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弟子於師雖親受其傳究難盡同於其師源遠而流益分背其師說者必多勢盛則附從者眾又不能保無敗類雜於其中明末國初諸儒鑒王學末流空疏之失欲矯而救之遂痛詆陽明夫矯末流之空疏可也以空疏詆陽明不可也詆陽明而以致良知一語爲遁於虛尤不可也良知之說出於孟子致知之說見於大學謂陽明扭合兩書爲近於巧則是謂此語背於聖道迷誤學者則非也然亦安知大學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之知非未致時之良知知至之知非已致之良知則致良知又卽朱子因已知之理以求至乎其極之謂也而致良知又偏於道問學矣故吾謂凡詆陽明者謂入於禪遁於虛皆胸中有物未嘗平心以究其旨一見致良知三字怒氣卽生遂不憚刻論深

文以羅致其罪也我於人辨程朱陸王者全不置詞不欲爭開口舌也今曉曉告汝者以汝今甫有志於學卽染市井關口惡習我心爲之戚然且今日講學不必與禪家爭性理當與耶氏爭事功且不必與耶氏爭事功當使中國之農工商賈不識字之人皆自命孔子之徒爲孔子之學其有功吾教較之辨明正學蓋不止百倍也夫良知者何卽世俗所謂良心也致良知者何作事不昧良心也此則蠢愚可曉婦孺能喻矣欲盡收中國之民於學舍致良知三字何以哉此吾向所謂今日講學宜粗淺不宜精深者此也

復魏汴汀問河套屯田書

頃奉手書殷殷致詢河套屯田一事欲賡詳爲復答賡足述未出里門河套去長安幾二千里雖有所見亦皆依稀想像之詞

不能自信又何敢必人之信而用其策也今聞中丞深謀遠慮有志於是足見忠盡之心超出尋常萬萬也實雖迂腐書生敢不竭其千慮之一得以助賢哲之擇夫今日之勢不能悉五洲情形不能自立於一隅不能悉各省情形不能自修其職守中日一戰情見勢絀各國無不垂涎中國幸西伯利亞鐵路未成俄人驚忍不欲輕發英法德日均有所忌而不敢輕試或幸數年無事則正修明刑政以求富強之時也然修明刑政當舉中國百事徧修明之實乃議及河套限以屯田者何哉今日外洋之師不惟中國之額兵不能禦即募勇亦不能禦非機器不若人也人之兵擇之閭閻出於學校而我乃募愚頑油滑脆弱倉卒成軍欲以當人平日訓練之師此必不敵之勢也故須盡舉今日兵勇營規而大變之安之田畝習之訓練教之學校出作

入息將帥無異師長優游十年庶幾一戰以此施之內地兵勇見之必將譁然不肯就我範圍此曾文正練兵所以不於長沙而於衡州也況他日外患若起必先犯我京師動我根本牽扯天下之師英法德日則以游師取地於南俄則以游師擾我西北蒙古極弱敵入河套則山西之兵不能調動而京師之勢愈孤矣黃所以汲汲河套屯田爲陝之隱憂亦即當時之急務也數年以來謀國多有西遷之說中日戰後盛京已成邊衝朝廷遠謀必宜別建京都曠覽中原莫若關中自古都關中者周秦漢唐無不汲汲於河套周之朔方秦之新秦中漢之五原朔方唐之三受降城皆戍守套外而耕屯於內豈皆務遠略哉護一身者必先護其首河套固關中之首也若建都直隸河套即其右肩趙武靈王非有九原何敢輕入咸陽赫連不敢舍夏州而

都長安金敗遼主於套外而後取燕元滅西夏而後取金明開潼關而後取元以東勝統河套而邊患息棄河套而三邊俱棘矣至我朝制準噶爾西路之師亦從寧夏出邊與東路之師聲息相通河套有重兵足壯燕晉之勢即赴援京師亦較長安倍近故黃斤斤以河套屯田爲言也查河套東西約二千里南北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三面阻河土地沃衍宜耕桑自漢至明無不謂其肥饒者再能仿寧夏渠利相其地勢興修水利致富強尤易陝西北山亦多荒地實所以先及河套者天地氣運漸將由南而北河套膏腴歷代忽開忽閉地脈蘊而愈厚天若隱儲以待我國家今日之用者不可不察也夫爭利於市以奪他人之有者商賈之事也若別開富強之基則如弈基然必置子於人所不及覺之處若秦之開蜀漢之入漢中初若迂達及其成功始驚以爲奇不然今日中國圖富強與洋人相競數十年而卒無一效者人如舊商我欲以新設之肆奪之必不可得也然則屯套內以爲強以厚關中之背而爲京師之右肩也屯套內以爲富以其膏腴遠僻人所不爭也其屯之法條列於下

一先用兵屯延安各屬自回亂後田多荒蕪不能盡墾遠赴河套募民遠耕必無應者宜以募勇戍邊之法行之擬滿漢並募仿西洋營制成營之後擇耐勞官弁帶以赴套募得千人即從現在額兵勇營內裁去千人沿路即以西法訓練及至套內再招蒙古數百人與滿漢雜處爲營擇地屯紮即興屯政耕耘之暇即行操練一千五百人可分三十屯屯五十人一年之後漸移家室凡兵有願移家室者即爲民屯三年後去其軍餉以地

與之別募兵以補千五百人之數而農隙仍須講武此後剗根已定隨時召募兵屯民屯必易擴充

一設屯政大臣此次屯田當如郭子儀之屯朔方曾文正之練兵衡州訓練而兼撫綏名是將帥實備教養之事故必知古人兵農不分之理者方能勝任況又與蒙王事事交涉非大臣能專摺奏事事必掣肘

一籌經費屯勇自有勇糧不待另籌而農器牛馬室廬移家費亦不貲查吉蘭池所出青鹽舊行興漢必由蘭州繞越秦鳳方至興漢宋時制西夏禁青鹽入內夏人即困則開青鹽之禁其利必溥以爲興屯之費可得巨款又神木邊外之鹼專銷蘇杭今若弛禁煎熬其利亦溥又陰山之木亦可由黃河入陝蒙古皮毛之利亦可設法入口而抽其稅屯政大臣悉心辦理使地利悉興必不苦貧

清儒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五

一招工藝蒙古樸拙器用多仰之內地興屯之後通商惠工廣爲招來出息當更盈溢

一興水利寧夏漢唐二渠俱用黃河之水從此出塞古豐州在河東岸其地膏腴可仿開大清渠之法再開一渠查河水流至府谷深僅七八尺則從寧夏出塞不過四五尺開渠必易得利尤厚

一聯聲勢守套者必守於河外踞陰山以臨大漠唐三受降城最得其要西受降城在河北流西岸與寧夏近東受降城在河南流東岸與偏關近中受降城在河東流北岸套內屯政既修必經營套外收三受降城遺址甘爲其西晉爲其東陝營其中三方並峙外與塔爾巴哈台昭莫多歸化城聲氣聯絡則北邊

一帶節節有備而京師之勢壯矣

一治北山河套興屯而北山延安一帶仍任荒廢則聲息不接與陝仍無大利秦之屯新秦中蒙恬駐兵綏德便接應也擬於延安一帶開礦興屯而於洛河行船北山宜君榆林製船載炭而下至於同州船炭俱賣以其利修路數年洛河亦可逆流而上洛河大於南山之寨河寨河於嘉慶年間始行船豈洛河之大不能行船洛河之路通則延安之屯亦易舉惟此項經費過鉅亦須預籌聞近日爲北山各州縣均籌津貼每歲需八千兩若以此項移爲開河興屯開礦之用歲歲推廣以漸而舉地方既興官必不貧則仍不失津貼本意因循坐困仰食於公何若振奮有爲地方興利也延安屯政若興陝之北邊自固而河套之屯亦不慮孤懸塞外矣

清儒案卷一百九十一 古愚

五

以上數條皆就時勢約略言之其臨時斟酌盡善因地勢以制其宜順時變以扼其要則在任事之大臣公忠體國經權並用非草茅所能預擬矣至河套地圖地志已擬有規模年終方能脫稟彼時當再就正也

時務齋學規

予承乏味經有年矣愧無實德足以感發諸生志氣振奮有爲而時變日棘非人人臥薪嘗膽不足以禦外侮而輯中夏古謂四郊多壘爲卿大夫之辱地廣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今以中國之大不能禦一日本割地賠費無算不有非地廣大荒而不治之實乎吾輩庸顏爲士不引以爲辱無論無以對朝廷也試思外禍又發天下之大何處藏身各有父母各有子孫讀書無科舉之路經商無貿易之途工無所用其巧農不免稅其身中